

柏濩考

贾雯鹤

(重庆大学 中文系, 重庆 400044)

摘要:柏濩又作柏灌,最初居住在岷山,以鹤鸡为图腾或崇拜,并以之得名。柏濩族后来迁徙到达成都平原,取代蚕丛族,成为新一代蜀王,并在辗转迁徙过程中,留下了一些自己族类标志的地名,如“和夷”、“灌口”、“瞿上”等。蚕丛、柏濩、鱼凫三代蜀王都曾建都瞿上,瞿上所在地可能就是三星堆。

关键词:蜀王;柏濩;鹤鸡;岷山;瞿上;三星堆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2)03-0162-06

一 柏濩族的图腾和得名

蜀国早期的三代王分别是蚕丛、柏濩和鱼凫,文献上关于柏濩的记载十分缺乏,只提到他是继蚕丛而王的第二代蜀王,更多的事迹因书阙有间,而知之不详。童恩正先生《古代的巴蜀》在考察完蚕丛后,就接着考察鱼凫,对柏濩缺而不论^{[1]59-60}。段渝先生《四川通史》第一卷则说“柏濩一代的史事无考”^{[2]33}。这里我们拟根据一些只言片语的记载,来对柏濩的史迹做些勾勒。

柏濩的名字,异写颇多。《太平御览》卷八八八引《蜀王本纪》作“柏濩”,卷一六六引《蜀王本纪》作“折权”;《文选·蜀都赋》刘逵注引《蜀王本纪》作“拍濩”;《初学记》卷八和《艺术类聚》卷六引《蜀王本纪》作“伯雍”;《华阳国志·蜀志》作“柏灌”。这几个字形不同的名字,孰为是,孰为非呢?我们认为,作“柏濩”和“柏灌”者是,余者为形近而讹。

蒙文通先生以《华阳国志》作“柏灌”为是,认为作“濩”是字误^{[3]42}。此说未安。濩古音为铎部匣纽,灌为元部见纽;韵为通转,纽为旁纽,可见“濩”和“灌”字之间并非字误,而是音近字通。因此,二字在典籍中多有通作之例,如《山海经·西山经》松果之山所出的“濩水”,郝懿行疏云:“《水经注》作灌水。”^{[4]25}

《蜀王本纪》云:“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王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之于湔。”又说杜宇王蜀时,“治汶山下,邑郫,化民往往复出”^{[5]3944}。此化民者,就是随蚕丛诸王“化去”之民^{[6]74}。汶山即岷山,湔山、郫邑皆离岷山不远,故杜宇治汶山下,化民随之复出。因此有学者推测:

在川西平原立国的蚕丛氏蜀人本源出岷山山区,当其失国后自当退归西邻的发祥地岷山丛中;而能容纳失国的前王族部落撤退、据守、生存且地域与郫邑相邻的地区也只有岷山,故与前、后二代蜀国统治部落同样神化不死而化去的柏灌氏蜀人亦应是“化”入了岷山之中。^{[7]54}

我曾撰文指出,蚕丛和鱼凫族都是兴起于岷山的氏羌族^[8-9]。柏灌族既然失国后和其前的蚕丛、其后的鱼凫族一样“化”入岷山,那么,他们最初的居住地同样应该是在岷山。

柏灌之“灌”是一种鸟类。《山海经·南山经》云:

又东三百里,曰青丘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青。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有鸟焉,其状如鳩,其音若呵,名曰灌灌,佩之

收稿日期:2012-02-28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项目“《山海经》专名研究”(编号:CDJSK11008)和 201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山海经》专名的文化阐释”(编号:11XYY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贾雯鹤(1972-),男,四川仪陇人,历史学博士后,重庆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巴蜀文化研究。

不惑。

灌灌，郭璞注：“或作漫漫。”袁珂注：“《吕氏春秋·本味篇》云：‘肉之美者，獾獾之炙。’高诱注：‘獾獾，鸟名，形则未闻。獾一作获。’即此鸟也。”^{[4]7-8}在这里，灌灌显然已经神异化了，佩戴它就能让人不惑。

《穆天子传》卷一云：“鹤鸡飞八百里。”郭璞注：“即鸛鸡，鸿^①鸛属也。”^{[10]4} 鸛鸡，《文选·西京赋》注、《太平御览》卷九一六引此并作鸛鸡。鸛、鸛、鸛音近相通，如琨的或体作瓘^{[11]915}，混沌又作浑沌。《尔雅·释畜》：“鸡三尺为鸛。”即鸡之高大者称为鸛。可见，鸛鸡就是一种体型高大之鸟，《穆天子传》说它能飞八百里，郭璞认为它是鸿鸛之类的鸟，都已经露出其被神异化了的端倪。

大约鸛鸡一名在古人心目中颇具知名度。出土的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亡盗》篇记载了生肖寅虎、申猴和西鸡，分别有对应的强盗名字，其中寅虎对应的盗名之一为“耳”，西鸡对应的盗名为“灌”^{[12]220-221}。显然“虎”和“耳”与“鸡”和“灌”之间必有联系，这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呢？《方言》卷八云：“虎，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13]457} 原来李耳是江淮南楚之间的人称呼虎的方言。这是“虎”和“耳”之间的对应。而“鸡”和“灌”之间的对应显然就是“鸛鸡”这一名称，虽然这种对应只是巫术思维观念下的对应。

《山海经·西山经》云：“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有鸟焉，其名曰鸛鸟，是司帝之百服。”郝懿行疏：“鸛鸟，凤也；《海内西经》云，昆仑开明西北皆有凤皇，此是也。《埤雅》引师旷《禽经》曰：‘赤凤谓之鸛。’”郭璞注：“服，器服也；一曰，服，事也。或作藏。”郝懿行疏：“或作藏者，百藏，言百物之所聚。”^{[4]55-57} 作为天帝在下界都邑的昆仑，其中的百服之事皆由鸛鸟来管理，可见鸛鸟已经完全被神化了，故郝懿行以为其乃凤凰之属。鸛、鸛古音同属文部，因此我们认为鸛鸟就是鸛鸡。相较鸛鸡而言，鸛鸟进一步神化了。

我们认为，柏灌族就是以鸛鸡为图腾，或者说以鸛鸡为神鸟崇拜的部族，并因此而得名。柏灌族既然源于岷山，而岷山古为氏羌族聚居之地，因此我们推测柏灌族和蚕丛、鱼凫族一样同样是氏羌族。《逸周书·王会解》云：“氏羌以鸾鸟”，犹可看出氏羌的神鸟崇拜。

我们知道，岷山是昆仑的原型^[14]。由于柏灌族以鸛鸡为图腾，因此昆仑蒙有鸡山之名。《太平御览》卷六十五引《张掖记》云：“黑水出县界鸡山，亦名玄圃。”^{[15]309} 我们知道，黑水为源出昆仑四水之一。《山海经·西山经》云：“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杆。”《南山经》云：“又东五百里，曰鸡山，其上多金，其下多丹雘。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4]55-56,21} 前言黑水出于昆仑，后则言黑水出于鸡山，显然昆仑和鸡山应为同一个地

方。因此，《张掖记》说鸡山“亦名玄圃”，而玄圃正在昆仑之上。《淮南子·地形训》云：“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悬圃，《穆天子传》卷二郭璞注引《淮南子》作“玄圃”。玄圃、昆仑一也，此亦可见鸡山就是昆仑。

综上所述，柏灌族最初居住在岷山（昆仑），并使昆仑蒙有鸡山之名。

二 柏灌族活动所留下的地名

柏灌族始居岷山之上，后来迁徙到达成都平原，代蚕丛而王，成为蜀国的第二代君王。这期间的具体事迹已难以考察，所可知者，就是柏灌族在辗转迁徙的过程中留下了一些自己族类标志的地名，犹如活化石般无声地诉说着部族曾经的辉煌。

《尚书·禹贡》云：“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释文》引郑玄云：“和读曰洹。”^{[15]157}

《水经注·恒水》云：“恒水出蜀郡岷山，西南行羌中，入于南海。”郦注引郑玄云：“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读曰恒。”^{[16]619-620}

和夷，郑玄谓即“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就是古代夷和水而居的部族。和水所指为何？清代学者胡渭《禹贡锥指》卷九“和夷底绩”条有考，云：

《水经注》引郑说云：“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和水即泚水，和、泚声相近，字从而变。《地理志》云：“青衣县，《禹贡》蒙山溪、大渡水东南至南安东入泚。”“泚水出汶江县微外，南至南安东入江。过郡三，行三千四十里。”泚乃泚字之误，《说文》：“泚水出蜀汶江微外，东南入江。从水我声。”徐铉音“五何切”，故知泚当作泚。和夷者，泚水南之夷也。汶江今茂州，南安今嘉定州。^{[17]282}

“泚”，清赵一清《水经注释·江水》引《汉书·地理志》师古注曰“音‘哉’”而辩之曰：“乃‘泚’字之误，即《禹贡》之‘和夷’也。‘和’、‘泚’同音，故（郦）道元引《说文》以正之。”^{[18]1714} 同于胡氏的看法。

胡氏谓“和水即泚水”，和古音为歌部匣纽，泚为歌部疑纽，韵为叠韵，纽为旁纽，音近可通。可知胡氏所说甚是。

胡氏又谓《汉书·地理志》上所说的“泚乃泚字之误”。王先谦《汉书补注》亦持相同的看法^{[19]775,777}。泚字不载于东汉许慎所作的《说文解字》，《说文·水部》作“泚”，云：“泚水出蜀汶江微外，东南入江。从水我声。”^{[20]224}

《水经注·江水一》云：“（泚）水出微外，径汶江道。吕忱曰：‘泚水出蜀。’许慎以为‘泚水也，出蜀汶江微外。从水我声。’南至南安东入大渡水，大渡水又东入江。”^{[16]580} 吕忱为晋代人，著有《字林》，此书宋末以后就亡佚不存了。郦

道元所引吕忱“泚水出蜀”之说当本之于《字林》。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于“泚”字下云：“《玉篇》、《广韵》、泚、泚并见，泚出《说文》，泚出《字林》，而不知为一字也。我、哉易误，《尚书·洛诰》‘公无困哉’，《汉书·元后传》、《杜钦传》并引作‘困我’。”^{[21]920}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七《汉书·地理志上》亦谓：“《说文》……别无泚字，……《志》作泚者，传写之讹。”^{[22]150}可见诸家的看法一致，都认为应以“泚”字为是，“泚”乃“泚”之形近致讹。

泚水就是今天的大渡河。《禹贡锥指》卷九“和夷底绩”条云：“李膺《益州记》云：‘羊膊岭水分二派，一南流为大江，一西南流为大渡河。’王应麟《地理通释》云：‘大渡河一名羊山江，源出铁豹岭。’岭即岷山羊膊岭之异名也。大渡河即泚水，羊膊岭即汶江徼外之山，泚水所出。”^{[17]283}

然而《地理志》不是明明说“大渡水东南至南安入泚”吗？“泚”即“泚”，亦即大渡河，那岂不成了大渡河流入大渡河？怎么解释这个明显矛盾的问题呢？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此有详尽的解释：

《汉志》青衣县下有大渡水而无青衣水，盖今之青衣水，班所谓大渡水也。今之大渡河，班所谓泚水也。凡水以互受而名乱举如是矣。且《地理志》不言沫水，但言大渡水入泚，泚水至南安入江。《水经》、《华阳国志》、张揖注《汉书》皆曰：沫水与青衣水合入江。然则诸家云沫水与青衣水合者，即《班志》之大渡水与泚水合也。以今水道言，今之青衣江出雅州府芦山县东伏牛山西麓，东南流，经荣经县东、雅州府城北、名山县南、洪雅县南、夹江县西，至嘉定府西境与阳江合者。诸家之青衣水，《班志》之大渡水也。今之大渡河出小金川司、大金川司，至上下鱼通，合打箭炉泸河，经晒经关合越嵩河，经峨眉县西南大峨山前，又经三峨山麓，至嘉定府西南境，青衣江自西北来会者。诸家所云沫水，班固所云泚水也。大渡河自北而西，而西南，而东，而东北，曲行千五百里。班云过郡三者，蜀郡、越嵩、犍为也。云行三千四十里，三千或是二千之误。凡唐宋史云大渡河者，皆谓《地理志》之泚水，即《司马相如传》之沫水。^{[23]518}

原来班固《汉书·地理志》所谓的“大渡水”是指今天的青衣江，“泚(泚)”水即今天的大渡河。

段氏同时认为“泚(泚)”水就是典籍中的“沫水”。《说文·水部》：“沫水，出蜀西南徼外，东南入江。”段氏亦谓：沫水即泚水，“两列之，盖许(慎)有未审”^②。张舜徽先生《说文解字约注》径谓：“沫水即大渡河，乃泚水异名。”^{[24]4a}沫古韵为月部，泚古韵为歌部，韵为对转，音近字通。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知道和水即泚水、沫水，也就是今天的大渡河。

前引《尚书·禹贡》“和夷底绩”，《释文》引郑玄云：“和

读曰洹。”《水经注·恒水》：“恒水出蜀郡岷山，西南行羌中，入于南海。”酈道元注引郑玄云：“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读曰恒。《地志》曰‘恒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所引《地志》即《汉书·地理志》。郑玄云“和读曰恒(洹)”，和古音为歌部匣纽，恒为元部匣纽；韵为对转，纽为双声，可知和与恒古音相通。《汉书·酷吏传》：“瘞寺门桓东。”如淳注：“有大板贯柱四出，名曰桓表。……陈宋之俗言‘桓’声如‘和’，今犹谓之表和。”^{[19]1542}亦可为证。

和、恒既然相通，那么和水就应该是恒水，但胡渭《禹贡锥指》云：“和夷，郑云‘和上夷所居之地’是也。而读恒为和，谓和水即恒水，则非矣。”^{[17]284}胡氏之所以认为郑玄以“和水即恒水”为非，大概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皆谓恒水入于南海，而和(泚、沫)水入于长江；二是《汉书·地理志上》于“蜀郡”和“汶江”县下分列“恒水”和“泚(泚)水”^{[19]774,777}，《水经注》卷三十六又分列“恒水”和“沫水”，显然班固和酈道元都认为恒水与和水应该是不同的河流。

果真是这样吗？先说第一点，限于当时的条件，无论是《汉书·地理志》，还是《水经注》，对于河流走向的记载，都不可能做到完全实事求是，尤其是对于一些边远地区的河流的记载，更多的是得之传闻，而非科学的实地调查所得，产生误差，亦所难免。因此，王先谦《汉书补注》云：“其实蜀郡之水皆入江，不入南海。”^{[19]775}可谓得其情实。可见恒水亦应以入于长江为是。

再说第二点，《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于恒水、和水并见两列，这和《说文》两列“泚水”与“沫水”一样，用段玉裁的话说，就是“盖有未审”。其实，古代典籍对同一地名的异名并见分列的情况不乏其例，如《山海经·西山经》分别载有“昆仑之丘”和“玉山”^{[4]55,59}，而“玉山为昆仑的异名”^{[25]148}。

因此，我们认为胡渭之说未安，郑玄的观点是正确的，正如丁晏《禹贡锥指正误》所说：“郑读和为恒，其说确矣。”^{[17]285}

我们认为，和夷、恒(和)水都是柏灌族活动所留下的地名。柏灌之灌从藿，柏漫之漫从萑，萑从萑。《诗·豳风·七月》：“八月萑苇”，《太平御览》卷一千引萑作藿。《左传·昭公二十年》：“取人于萑苻之泽”，《韩非子·内储说上》萑苻之泽作藿泽。《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次于萑谷”，《释文》萑作藿。可证藿、萑相通。《说文·萑部》：“萑读若和。”段注：“当若恒。”就是说萑读音与和(恒)相同。可证萑、和(恒)相通。《说文·角部》：“读若藿。”《周礼·秋官·司烜氏》、《说文·火部》“燿”字，许慎引《周礼》烜作燿，并说燿或体作烜。可证藿、恒相通。章太炎先生《文始》亦云：“和、恒、宣、萑、萑声皆通转。”^{[26]435}

柏灌族的活动不仅留下了“泚水”、“和水”等水名，而

且留下了一个和水名一致的山名“峨和山”。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二“峨和县”云：“本汉蚕陵县之地。天宝十一年，分置峨和县，以县有峨和山也。”^{[27]916}汉代蚕陵县位于今四川松潘，则峨和山亦当在今松潘境内。

不仅和夷、桓水等是柏灌族遗留的地名，而且我们认为“羌戈大战”^{[28]236-239}中的戈基人的名称也和柏灌族有关。《左传·襄公四年》：“斟灌氏”，《史记·夏本纪》作“斟戈氏”。《史记·夏本纪》：“斟戈氏”，索隐：“《左传》、《系（世）本》皆云斟灌氏。”可证灌、戈相通。因此，我们推测，柏灌族兴起于岷山之时，和蚕丛氏部族留居岷山的一支有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共处阶段。留居岷山的蚕丛氏部族本亦为羌人的一支，故能和柏灌族和平相处。由于柏灌族处于后起强势地位，致使这一带留下了和他们族名紧密相关的地名，如鸡山、和夷、桓水等皆是，并使留居的蚕丛氏部族渐染戈（灌）人之名。反之，说明了留居的蚕丛氏部族处于从属的地位。

今都江堰市旧名灌县，唐宋时又名“导江县”，其地古有灌口、观坂等地名。《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一“导江县”云：

本汉郫县地，武德元年于灌口置盘龙县，寻改为灌宁县。二年又改为导江县，取《禹贡》“岷山导江”之义也，属成都。垂拱二年割入彭州。玉垒山在县西北二十九里，《蜀都赋》曰：“包玉垒而为字。”灌口山在县西北二十六里，汉蜀文翁穿湔^①江溉灌，故以灌口名山。又灌口山西岭有天彭阙，亦曰天彭门，两石相立如阙，故名之。蜀后主以建兴十四年至湔江，登观坂，看汶江之流。初白马氏侵掠，益州刺史皇甫晏表讨之。军至都江，屯观坂。蜀郡何旋进谏曰：“今所安营，地名观坂。自上观下，反上之象。汉高悟柏人，岑彭忌彭亡，不可不察。”晏不纳，其夜果败。^④

可见“灌口”得名是由于“汉蜀文翁穿湔江溉灌”。然而《蜀中广记》所说却与此不同，卷五十一“灌县”云：“《李冰传》：江水堰流，以灌平陆，谓之灌口。贞观曰灌宁，孟蜀曰灌州也。”认为“灌口”得名是由于李冰修都江堰后“江水堰流，以灌平陆”，故“谓之灌口”。

这是旧史所说的“灌口”得名之由。由于李冰、文翁皆有治水之事，且都江堰确实在农业灌溉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将“灌口”和灌溉联系起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四川古代史稿》的作者却推测“灌口”和“观坂”，可能是柏灌居住过的地方^{[29]13}。观和灌并从藿，古字相通，《史记·平准书》：“河决观梁之地，固已数困。”《汉书·食货志》观作灌。《尔雅·释木》：“木丛生为灌。”《洪范五行传》则云：“地上之木为观。”这样看来，观坂实际上就是灌坂。我们认为这种推测有一定的道理，一则是“灌口”的得名有李冰、文翁之说的差异，显示并非铁案如山移不得的定说；

二则是“灌口”固然可以用灌溉加以解释，那么“观坂”则难以同样用灌溉来解释了。如果把它们解释为柏灌族在此活动时遗留下的地名，则完全可以用同一个原因解释两个地名的得名之由。同时，这也符合地名多从主人之通例。

据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三“导江县”有地名“诺城”，为“古都安县城也”^{[30]1494}。都安县为三国时蜀所置，隋唐，故治在今都江堰市东。诺从若得声，与濩古音同为铎部。因此“诺城”同样是柏濩族在此活动时遗留下的地名。

此外还有一个“观上”的地名，《古文苑》卷四扬雄《蜀都赋》云：“湔山岩岩，观上岑崑，龙易累峩。”章樵注：“湔山，湔水所出，一名玉垒山，出璧玉，在成都西北。观上、龙阳皆山名。”^⑤观上作为山名，在成都西北山区，正是柏灌族活动的区域，其得名应和柏灌密切相关。

柏灌族不仅留下了“灌口”、“观坂”和“观上”这三个地名，还留下了“瞿上”这个地名。有学者引述南宋蔡梦弼《成都记》云：“柏灌氏都于瞿上，至鱼鳧而后徙。”^{[31]62}这句话中“柏灌氏都于瞿上”好理解，是说柏灌族建都于瞿上；“至鱼鳧而后徙”的理解则有歧义^⑥。我们认为瞿上的得名同样和柏灌族建都于此有关。《庄子·齐物论》：“瞿鹑子问乎长梧子”，《唐韵·十虞》引瞿作鹑。《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有鹑鸽来巢”，鹑，《公羊传》作鹑。可证瞿和灌古字相通。

前已证明，灌和观通。因此，瞿上就是观上，只不过一是都城名，一是山名。如此看来，瞿上和观上不仅仅是构词方式完全一致，而且本来就是一个地名。作为山名的观上和作为都城名的瞿上显然是地名搬家的结果，是柏灌族由岷山山区向成都平原移徙过程中先后遗留的地名。在这一点上，和成都一名由山名变为城市名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32]。

瞿上这个地方，在柏灌族到来之前是蚕丛族的都城。《路史·前纪四》云：“蚕丛纵目，王瞿上。”可见柏灌族是利用蚕丛族的旧都作为自己的都城的。我们不是说瞿上是因柏灌而得名，怎么在柏灌之前的蚕丛就有了瞿上呢？实际上这就是史书记载惯有的以后起的地名追述之前的地名之例，其例至夥，不烦列举。此后，瞿上还一度成为杜宇族的都城。《华阳国志·蜀志》云：“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33]182}

至于瞿上的具体所在，则仍然是众说纷纭。《路史》作者罗泌的儿子罗莘为《路史·前纪四》作注说：“瞿上城在今双流县南十八里，县北有瞿上乡。”虽然有瞿上城和瞿上乡之异，但都未出双流范围之外。后来史家大都遵依其说，相沿未改。《明一统志》卷六十七云：“瞿上城在双流县东一十八里，蚕丛氏所都。”《清一统志》卷二九二和清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十六皆有类似记载。当代学者刘琳《华阳

《国志校注》认为瞿上的方位在今双流县南牧马山上,并引新津文化馆藏县人李澄波老先生实地考察后的手稿记载“瞿上城在今新津县与双流交界之牧马山蚕丛祠九倒拐一带”为证^{[33][183]}。此为瞿上为双流说。

龙晦先生引述吕调阳《彭县志》云:“瞿上即眉州。”^{[34][97]}眉州即今眉山县。此为瞿上为眉山说。

任乃强先生《四川上古史新探》说:“瞿上者,谓关口之天彭阙,俯瞰成都平原如鸢鸟之雄视,双目瞿瞿状也。”^{[35][70]}关口在现在的彭县。庄巨川、林法仁《“瞿上”新探》则认为瞿上在今彭县的濛阳、竹瓦一带^{[31][64]}。此为瞿

上为彭县说。

考古学者认为广汉三星堆到月亮湾一带是瞿上所在^{[36][336]}。龙晦先生亦赞同此说^{[34][97]}。此为瞿上为三星堆说。

我们知道三星堆是鱼凫族的都城所在,如果瞿上为三星堆说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蚕丛、柏濩和鱼凫三代都建都在三星堆。因此,三星堆文化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绝非偶然,它实际上是经过三代民族前赴后继的辛勤经营,才终于大放异彩的。

注释:

①“鸿”字原缺,据《太平御览》卷九一六引补。

②所引《说文》据段注本。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19页。

③引文中的两处“湔”字,原并作“渝”,据张驹贤“考证”改。参见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第893页。

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第868—869页。按:蜀后主登观坂事见《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46页;皇甫晏事见《水经注》卷三十三《江水》,陈桥驿《水经注校释》,第577页。

⑤《古文苑》,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03页。按:《三国志·蜀书·后主传》“登观坂,看汶水之流”,卢弼《集解》引杨守敬《水经注疏要删》卷三十三谓“观坂即观上”,见卢弼《三国志集解》,第746页。

⑥徐朝龙《“瞿上”再考——三星堆为鱼凫旧都“瞿上”说》一文认为“瞿上”在鱼凫时代仍然作为鱼凫族的都城,并专门对这句话的理解加了按语:“这里‘至鱼凫而后徙’有人理解为到鱼凫时代便迁都了,但笔者以为未妥。因为在语法上,‘至’后面的鱼凫明显不是主语,那么,主语就是‘都于瞿上’的柏灌了。所以‘至鱼凫而后’应该解释为‘到了鱼凫时代以后’都城才迁徙。而不是‘当到了鱼凫时代,都城马上就迁徙了’。这里关键是对‘而’字的理解。笔者以为‘而’是表示一个动作、事情结束后下一个动作、事情开始的承先启后的词,况且它后面还有一个‘后’字。且看成语有‘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两相对照,可以看出我们的理解是正确的。”(载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第276页。)徐氏是为了证明蚕丛、柏灌和鱼凫三代皆建都于瞿上,故对这句话做了相当费劲的解释。然而从语法上看,我们实在无法认同徐氏所谓的到了鱼凫时代结束之后才迁都的理解。况且他自己的解释也出现了前后矛盾的地方,“至鱼凫而后徙”的主语是柏灌,没有任何问题。然而按照他的理解,柏灌到了鱼凫时代结束以后才从“瞿上”迁走的话,就出现了柏灌和鱼凫同时在“瞿上”建都的情况。因此,我们认为这句话应该是说柏灌族到了鱼凫时代就从“瞿上”迁都了,可能的原因就是受到鱼凫族的侵逼而被迫迁都。至于鱼凫族把柏灌族从“瞿上”赶走之后,是否利用柏灌族的旧都来作为自己的都城,文献上并无明确的记载,只能阙疑。

参考文献:

- [1]童恩正.古代的巴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 [2]段渝.四川通史:第一卷[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
- [3]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 [4]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3.
- [5]李昉,等.太平御览[G].北京:中华书局,1960.
- [6]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 [7]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三星堆文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 [8]贾雯鹤.蚕丛考[J].烟台大学学报,2011,(1).
- [9]贾雯鹤.鱼凫考[J].社会科学研究,2009,(5).
- [10]穆天子传[G].洪颐煊校//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11]王引之.经义述闻[G]//国学基本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12]李零.中国方术考[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 [13]钱绎.方言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14]贾雯鹤.昆仑原型为岷山考[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 [15]陆德明. 经典释文[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16]陈桥驿. 水经注校释[M].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 [17]胡渭. 禹贡锥指[M]. 邹逸麟整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18](清)赵一清. 水经注释[M]. 清乾隆甲寅年小山堂雕刻本. 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0.
- [19]王先谦. 汉书补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0]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中华书局,1963.
- [21]桂馥. 说文解字义证[M]. 济南:齐鲁书社,1987.
- [22]钱大昕. 廿二史考异[G]//丛书集成初编.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23]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24]张舜徽. 说文解字约注:第二十一卷[M]. 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
- [25]朱芳圃. 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M]. 王珍整理. 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
- [26]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七)[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27]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G]//孙星衍校. 张驹贤考证. 丛书集成初编.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28]林向.《羌戈大战》的历史分析——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族属[C]//巴蜀文化新论. 成都:成都出版社,1995.
- [29]蒙默,等. 四川古代史稿[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 [30]乐史. 太平寰宇记[M]. 王文楚等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31]庄巨川,林法仁.“瞿上”新探[C]//李绍明,林向,徐南洲(主编). 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 成都:巴蜀书社,1991.
- [32]贾雯鹤. 圣山:成都的神话溯源——《山海经》与神话研究之二[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
- [33]刘琳. 华阳国志校注[M]. 成都:巴蜀书社,1984.
- [34]龙晦. 广汉三星堆出土铜像考释[C]//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 三星堆与巴蜀文化. 成都:巴蜀书社,1993.
- [35]任乃强. 四川上古史新探[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 [36]敖天照,刘雨涛. 广汉三星堆考古记略[C]//李绍明,林向,徐南洲(主编). 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 成都:巴蜀书社,1991.

A Textual Research on Baihuo

JIA Wen-he

(Chinese Department,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The ethnic group of Baihuo is also known as that of Baiguan. It was named after Stork chicken that had been taken as totem or worship by those people originally lived in Minshan Mountain. The Baihuo race replaced the Cancong race as the new king of Shu after their migrations to the Chengdu plain. In the tortuous process of migrations, they left some special place names with their clan marks, such as “Heyi”, “Guankou”, “Qushang”. All the three generations of kings of the Shu, namely Cancong, Baihuo and Yufu, had founded their capital cities in Qushang which could be the place called Sanxingdui.

Key words: King of Shu; Baihuo; stork chicken; Minshan; Qushang; Sanxingdui

[责任编辑:凌兴珍]